

二程治教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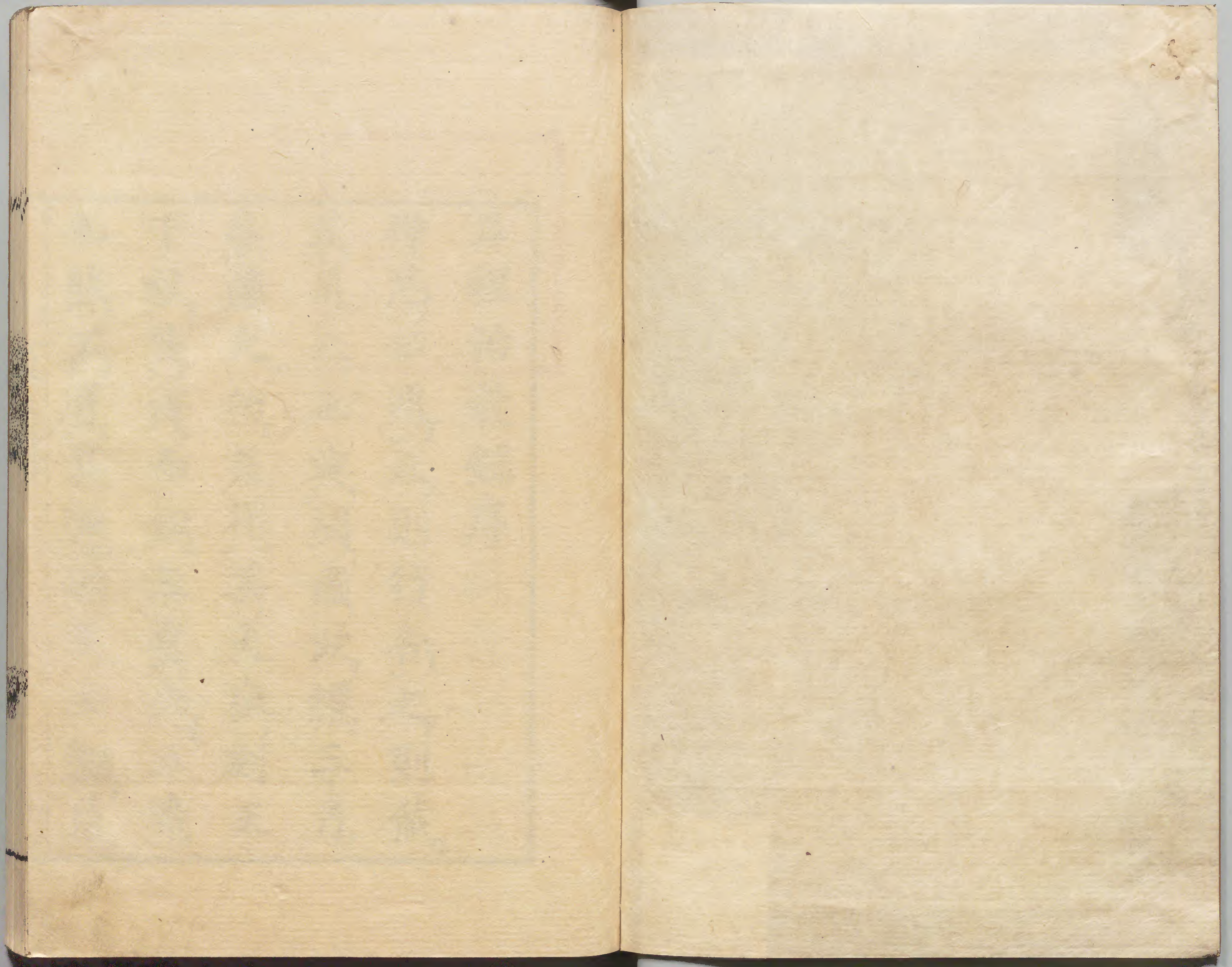
上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6299
冊數	2	(1)
函號	253	14

和子
三六二九
共二
號

子253-14





二程治教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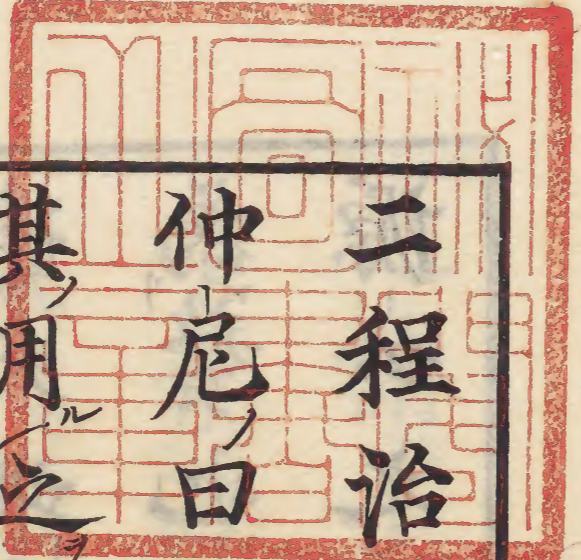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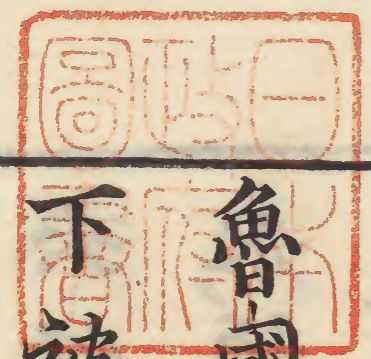
仲尼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其用之也與聞國政纔三月

魯國大治若得其大位則天

下被其澤而四三皇六五帝

也然不膺其運則美玉韞匱



二程治教錄序

而截諸其身雖截其教載在
六經為萬世君師歷朝治教
永賴其法則其功賢於堯舜
遠矣此是古來公論詳言之
為贅也頃歲會津左中將
源公之輯二程治教錄亦此

之謂乎二程夫子生於宋之
中葉而道學純粹盛德全備
實是希世間出君子也若遇
有為之君則比肩臯益而伯
仲伊呂也然時君不容之姦
相以沮之或終於外官或老

於閑散縱雖不得志於當世
其遺書之中有補於治教者
亦是為六經之亞匹後世之
模範則其功非漢之丙魏唐
之房杜等可跂望也世皆知
二程之紹孔孟之道統未知

其治教之垂不朽然則公
之所見豈尋常淺識者之所
及哉錄成數年寄不佞求題
其卷端於是觀其輯錄之趣
則上篇之首載易象神道之
設上古無為之化堯舜二典

之治盖是寓下

本朝開ニ於神代ニ而神武創業
崇神守成之義乎可以感刻
焉其餘或綱常或禮則或政
跡或并由或喪儀或祭法或
辨賢否或論武事或議風俗

或排異端條條件雖不必
立類其叙次第非偶然者自
可見也下篇載劄子諫跡講
筵之奏時事之論經傳之說
贈答之書悉皆無不便於治
平而可以統テ稽古制ヲ可以教ユ其

時可以行後昆若夫損益從
宜則施之於異域移之於今
世亦不為難乎竊惟
本朝之神道雖祕而不公言
然與王道並行則一而不二
乎王道便仲尼之道也發明

仲尼之道者二程為最由是
觀之則錄二程之格言以為
治國教人之階梯則隆盛之
化益厚太平之業逾久矣
寬文壬子孟春

弘文院學士林恕謹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人之道也", "飽食", "暖衣", "逸居", "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 "教以人倫", "此堯舜為億兆之君", "師治而教之", "者也", "三代之明主", "莫不皆然矣", "周之衰也", "君師之

二程治教錄序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此堯舜為億兆之君師治而教之者也三代之明主莫不皆然矣周之衰也君師之

職廢焉治非其治矣教非其教
矣時則有孔子在而不獲其位
嘗遠衛曰庶矣哉冉有曰何加
曰富曰又何加曰教是欲治而
教之者也孟子傳孔子之道而
告人牧則必以帝王治教之法

逮其没而其傳泯焉漢唐之間
若明帝若太宗雖有治之功雖
有教之迹而不髣髴乎堯舜之
世也如董子則知道之出天而
猶未真也如韓子則見性之有
五而猶未實也故其言治也言

教也。大義雖立而精意未盡矣。至于宋程夫子兄弟者出而續夫千載不傳之緒，開治道焉。明教術焉。當時用之則堯舜其君民也。必矣。惜哉託空言而無所施也。然後之君子有賴其言而

二程子教錄序

三

得其心則亦萬世之幸也。會城太守左中將源正之讀書好學專攻小學四書有年于茲矣。頃閱二程全書輯其關於治教者為上下兩卷名曰二程治教錄而屬嘉為之序。蓋聞之也。夏商

二程子教錄序

周所因之禮所損益之義則古
 今人心之固有而先聖後聖之
 一揆者能深知此然後可以言
 治教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矣抑
 我^カ
 神代之古也猶三皇之世也

神武之皇圖也猶唐堯之放勳
 也此則是書開卷之寓意良有
 以矣乎終卷之編次亦非偶然
 皆有意而存焉讀者宜致其詳
 也

寬文戊申季夏望日

山崎嘉序

山崎嘉序
二程治教錄上
易觀之彖傳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傳曰天道至
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
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
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
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
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

二程治教錄上

易觀之彖傳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傳曰天道至
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
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
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
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
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

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
 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
 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易傳
 ○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
 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
 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經說
 ○明道先生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
 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

○上古時淳朴因時為治未之法度典制
 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
 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
 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
 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之則著其典常成
 其治道故云成也經說

○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遺書
○堯其所為至當而能欽慎其才至能而不自有其能夫常人之情自處既當則無所顧慮有能則自居其功惟聖人至公無我故雖功高天下而不自有無所累於心蓋一介存於心乃私心也則有矜滿之氣

二和洋書金上

一

矣故舜稱禹功能天下莫與爭而不矜伐乃聖人之心也故堯舜允而恭克而讓夫雖允雖克足以立事成功而已未足以光被四表而格上下也必事當於彼而欽慎於此能高於己而讓弗自有此天下所以感悅信服也經說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必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外書

二星台女録上

五

○伊川曰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又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遺書
○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易傳

二才治教錄上

三

○保民而王遺書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

二程台政錄上

四

星共之為政以德然後無為外書

○聖主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易傳

○伊川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

論矣遺書

○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易傳

同下並

○君子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

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下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

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動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

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廢聖賢之深戒也○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治身齊家以至乎天下者治之道也建

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經說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

益遺書

○事之變草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

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
已且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
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
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
也易傳下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
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
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

不亂者盖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
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
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
也

○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
戀不能已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
矣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大有之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傳曰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序卦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

○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高于中行傳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

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
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
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
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
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
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
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
循已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

三才卷之二

九

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
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
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
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
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
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
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
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

三才卷之二

九

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高于中

三科注卷之二

三

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三科注卷之二

三

○頤之初九象傳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傳曰九動體朵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
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
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
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
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
明之有為可賤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

予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遺書下
並同

○伊川曰吾未見畜於財而能為善者也
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

○伊川曰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
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
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雖才如周公驕吝
亦不可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
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
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
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
動矣易傳

○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
曠與悲愁而已遺書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久舊
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
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
以報國者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
自期也外書

○解之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負各傳曰六
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
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

三呈台政錄上

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
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
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
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
矣易傳下

○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賁君子所
賤
○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

子自守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
非義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
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
得他箇粗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下君子與
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恐
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遺書
○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

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易傳

○明道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外書
○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

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易傳

○呂汲公以百鱸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

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負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負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遺書

○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計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易傳下並同

○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

○明道曰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知愚世之治亂聖人必亦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盖亦有其理故也遺書下同

○明道曰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外書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

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易傳下並同

○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大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

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
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
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
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
與至誠合一方有濟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
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

不敢朕不敢

外書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

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遺書

同

○伊川曰人終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
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
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
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伊川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伊川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

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

也
外書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
柰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
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下事父
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
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遺書下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
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
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

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
也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
役至三三亦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三
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
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
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
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

二大戸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明道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

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

荆公為之愧屈善談附錄

○明道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

則招怫遺書下並同

○伊川曰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

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明道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此有過則喜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外書

同下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註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则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易傳

二程治政錄上

○伊川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遺書
下同

○伊川曰韓退之作羨里操云臣罪當誅
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
德處也

○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義以從
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
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

道亦然

易傳
下同

○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
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居此地
者柰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
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
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
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
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

勢重而無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伊川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

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_リ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_中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言總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

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
 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
 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
 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
 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
 心者必此言矣遺書下 並同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有多少不盡分處

○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職事不可以巧免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而失其觚之形制
 則非觚也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
 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經說
 ○伊川曰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
 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

事亦猶是也外書

○春秋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經說

○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易傳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士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遺書

二程治政錄

三十一

○伊川曰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主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外書
○明道曰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饑莩者食便不羨遺書
○春秋夏城中丘傳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義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作

興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
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
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
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
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
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
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
矣經說

二利涉者金

三

○伊川曰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
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
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
者却雖死不怨遺書下同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如何伊川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
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
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

二屋台文録

三

耘灌漑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
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
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
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
其鬪而已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
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
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恃聖人所以能

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
於其所而已

易傳下
並同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
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
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
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
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
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

○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
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
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
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狹矣
其能得天下之比乎非唯人君比天下之
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
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

二利源金

三

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
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
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
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
衆人莫不皆然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
可分遺
○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

二星台政錄止

三

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

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易傳下
並同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

聖人救之不能免違佛下之惡既甚則雖
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
○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下民所
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
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
之由也

○明道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遺書下

○事徃徃急便壞其始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
病

○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著利害便
不是外書下同

○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
事外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
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

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
 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
 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
 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
 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易傳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外書
 ○震之象傳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傳
 曰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

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
 如是易傳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
 果有之否伊川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
 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
 盖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
 則有害也遺書

○春秋書災異盖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

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
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
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
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
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
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

外書

○春秋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傳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
人為感之也

經說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
邪伊川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
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
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
衆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
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

而致雨也遺書

下同

○明道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和靜初聞之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和靜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外書

○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

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

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易傳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

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之宗子法遺書下皆

同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伊川曰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
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
朝廷之勢自尊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
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
雖至親恩亦薄

○伊川曰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
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

則無所爭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
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
有花樹常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
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
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相見情不
相接爾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伊川曰歲一周則

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明道曰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

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

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是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外書

○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婚往謝之禮何謂也曰如此乃是與時稱今將一古鼎

古敦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為大須當損益夏商周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周者亦必有所損益遺書

下皆同

○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狗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

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博淵泉方能出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伊川曰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伊川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為侷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明道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

故林放問禮之本子白禮與其奢也寧儉
言儉近本也

○伊川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
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
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
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
王斟酌損益之爾

○伊川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

只不常著却是偽也必須用時之服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筋此聖人
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
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
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
聖人作須有損益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古

人多忠誠故為忠忠弊故抹之以質質弊故抹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外書

○伊川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

說獨答顏回云下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無一人識者遺書下並同

○伊川曰凡為政須立善法後人有所變易則無可奈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之則無可奈何也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

○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易傳

○伊川曰西北東南人材不同多遺書下並同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

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等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
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
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
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悲利而何
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
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
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
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

外書

○伊川曰酒者古之養老祭祀之所用今
官有推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
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
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
克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
當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
鄙為之亦利不細遺

二程子文集

卷之三

○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
 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
 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
 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
 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易傳下同
 ○損之彖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傳曰損者
 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
 寧儉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以享祀

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
 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
 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
 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
 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
 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
 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
 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

三才論卷上
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
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

○伊川曰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
大故薄惡者只是為善在人之心者不可亡
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為
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彜在人雖俗甚
惡亦滅不得

遺書
下同

○伊川曰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
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
不可欺也

○劉立之問明道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
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附錄

○明道曰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
之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
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

福知者則敬而遠之外書

○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

此乎伊川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

亦有此事為政者因人情而用之遺書下並同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

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

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伊川曰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

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彜在

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

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

必不能勝也

○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易傳

○古者鄉由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

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

以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

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
闢訟可息矣遺書下 皆同

○伊川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
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
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
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
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
之也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
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窄可以畫方只
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
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坳處
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
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
田亦不甚羨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

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
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
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
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
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
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暴君汙吏亦
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
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

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
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
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
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
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
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
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己功
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為氓

亦幸也伯淳言井由今取民田使貧富均
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
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
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
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其止欲成書庶
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
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

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
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極目力為
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
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
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
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

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拯之義故亦可足

○今之稅寔輕於什一但歛之無法與不均耳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伊川曰豈有古

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為永飲之皆不濟事不穩當

○坎之豕傳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

哉傳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易傳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遺書

○春秋八月壬午大閱傳曰為國之道

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經說

○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

二程合攷錄上

五十一

二才之考金

三十一

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傳易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遺書

○師之彖師貞丈人吉无咎傳曰師之道

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

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入尊畏也

易傳下
並同

○師之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傳
曰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
將闡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
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
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
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

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
至于三者極也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
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闡外
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己然因師之力
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

○師之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傳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
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

為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
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
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
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
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
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
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

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
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遺書

○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律謂
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
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
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
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易傳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子路自負其勇謂夫子必
與已故夫子抑而教之經說

○師之六四師左次无咎傳曰知不能進
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
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
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
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

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彖此義以示後世
其仁深矣易傳

○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
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外書

○明道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為
難遺書
下同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
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

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
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
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
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
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謙玄才二萬人一麾
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
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
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

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
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
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
至踰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
帥將帥不慎任人間外之事將軍處之
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拘安得不如此

元豐五年
永樂城事

○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

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易傳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今數明遺書下

○兵能聚散為上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

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

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

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何符堅養民一敗

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

者之師當如此否伊川曰固是用兵須要

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道

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于我師

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陲陲亦間道且如

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

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

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龍之此則不可
 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乘非我
 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
 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
 也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
 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

民而自知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
 於此

○伊川曰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
 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歆棄知是豈性之
 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為其
 鑿也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伊川曰

有之曰列子言商丘開之事有乎曰此是
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
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
邪曰此輩徃徃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
更那裏得誠來

○問神仙之說有諸伊川曰若說白日飛
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
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

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
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
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
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
矣

○伊川曰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
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儉胎奪
蔭之說則無是理

○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為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極處侘又有一箇鬼神為說

○佛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籟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

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曰：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

三和治壽金山

六十一

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而非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

二程子文錄二

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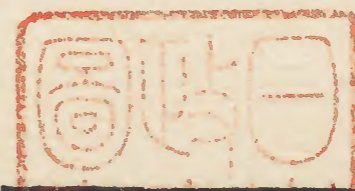
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明道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

入道

錄附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佞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入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

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遺書

二程治教錄上終

二程子文錄

一八七

三
程
治
教
錄
上

三
三

